

天涯诗海

布谷啼鸣处

(外一首)

■ 曹 欣

在春分的晨曦中醒来，
布谷鸟的歌声婉转悠扬。
那清脆的啼鸣，
似农事的号角，
催促着希望启航。

田埂上，农人们的身影忙碌，
翻耕的土地散发着芬芳。
新播的种子，藏着梦的翅膀，
在布谷鸟叫声中，
期待着未来的茁壮。

油菜花金黄，铺满了山岗，
微风轻拂，似金色的海洋荡漾。
布谷鸟穿梭其间，
灵动的身姿，
与自然的画卷相融。

枝头的桃花笑红了脸，
梨花洁白如雪飘洒人间。
布谷鸟的吟唱，
伴着花瓣而翩翩，
这是春天最美的和弦。

远处的山峦朦胧如烟，
布谷鸟的呼唤在山谷回旋。
它告诉人们，莫负春光，
用勤劳的双手，
书写丰收的诗篇。

春分的油菜花

在春分的裙摆轻拂下，
田野被油菜花染成金黄。
那是阳光倾洒的色彩，
是大地浪漫的盛装。

微风中，花枝轻颤，
似无数精灵在歌舞。
每一朵花都绽放着笑靥，
讲述着春天的密语。

花瓣上的露珠，
宛如星辰遗落的泪滴。
晶莹中映出蓝天的辽阔，
也映出了春的生机。

蜜蜂穿梭于花间，
哼着甜蜜的歌谣。
蝴蝶在花海中沉醉，
忘记了时光的流走。

这片油菜花海啊，
是春分写下的优美诗行。
来吧，走进这画卷，
感受花与节气的诗意交响。

戈壁的树

■ 朱东明

在时光遗忘的戈壁深处
一群测绘兵
以脚步为尺
丈量着这片无尽的荒芜

落日余晖中
他们的身影被拉长
似大地勾勒的等高线
蜿蜒又独具模样

东风基地，一座塔尖高耸
欲破天际直插云层
如一棵倔强的树
在戈壁深处扎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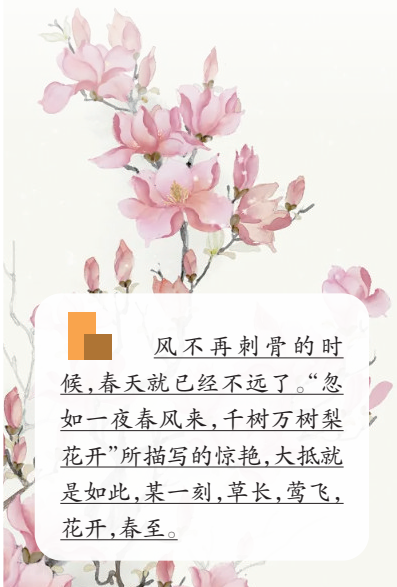
测绘兵，亦是沉默的“树”
他们身上的“年轮”
是风沙篆刻的经纬度
记录着岁月坚守

他们于广袤荒原
一步一脚印
丈量着春天的距离
用汗水，浇灌希望的种子

百家笔会

春天花烂漫

□ 管淑平



风不再刺骨的时候，春天就已经不远了。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所描写的惊艳，大抵就是如此，某一刻，草长，莺飞，花开，春至。

世间百态

东坡肘子里的豁达

□ 云 兮

——这斑驳的灶膛，倒比相国寺的鎏金香炉更有生气。火光腾起时，雪粒子在灶口融成细流，混着肉香渗进《寒食帖》的麻纸。

南京农科院复原宋代土灶时，李教授发现个趣事：陶土蓄热能让锅内恒温98℃，正合胶原蛋白转化。但苏轼在给秦观的信里只说：“净洗铛，少着水，柴头罨烟焰不起。”这种把热力学原理说成生活禅的本事，今人怕是学不来。

赤壁江心的月光泼在粗陶碗里，缺口处汪着半轮银辉。书童要换新碗，苏轼摆手：“你看这豁口，不正好盛放天光？”后来苏博的灯光师做过实验，残缺的碗沿确实能折射特殊光斑，但谁又在乎呢？那夜的江风里，分明听到他举碗对江月：“共食人间烟火味。”

黄州城西的坡地上，苏轼发明的

“浮田”让农官直挠头。把秧苗绑在木筏上，随江水涨落自动灌溉，这疯子的点子居然亩产多收三成。如今洪湖的渔民还在用类似的“漂田”，他们管这叫“东坡法”——虽然大多数人不知道东坡是谁。

旧书情缘

□ 马朝虎

祸，幸存下来的纸张文字。

这样的旧书，虽然墨香已然随着岁月飘散了，纸张也已泛黄，边角还有些许的破损，但它的沧桑感和成熟感，常常会让读它的人感慨不已。旧书经过了一代代读书人的爱抚，一双双灼热眼光的摩挲，沉郁、积淀了读书人浓浓的文治乡愁。特别是在一些旧书上，还留有当年读书人的印章、签名，甚至还有或简或繁的眉批，夜深人静，每每读着它们，仿佛能够听到他们身上的生动气息。

著名藏书家姜德明先生是一个旧书迷，他从1901年至1949年四十余年的出版物中，遴选出200多册，精心编著出版了《书衣百影》。姜德明先生在《序》中自谦为“是个旧书摊上的常客，一个普通的爱书人”。

旧时的文化人，他们不但淘旧书，而且将淘书的乐趣情不自禁地流注笔端，如施蛰存的《买旧书》、辛笛的《旧书梦寻》等，都是令人百读不厌的书话佳作。

随着时光的推移，旧书的价值日渐被人们所认识，很多人开始收藏起了旧书，旧书货源一日比一日枯竭。但我与那些旧书的情缘，将会天长地久。

当南方的樱花花零落成泥时，北方的风还裹挟着料峭春寒。直到某个清晨推开窗，看到楼脚背阴处的残雪堆边，竟然有几点鹅黄，倔强地探出头来——这是早春的迎春花正对我们灿烂微笑。黄灿灿的，一枝枝，一簇簇，一丛丛。我对这种花一直保持敬佩，在乍暖乍寒时节，在万物还在沉睡的时候，它们却开花了，而且开得热烈，开得洒脱。似乎皑皑冬雪与种种寒冷也并不能够全然将它们冻住。我常常想，迎春花的心里，一定是住着春天的，不然它们又为何每年都是如此？数九寒天里，它们是气质绝佳的一缕清芬。

早年，我曾在大学校园里的教学楼旁看到一棵棵玉兰树，也是在早春时节，它们就低调地开了。原来，草木的芬芳都有灵性。玉兰树高大挺拔，规规矩矩地站在那里，不争不抢，你一眼看过去，甚至会感觉到一种纯洁的白色向心灵涌去。色白如玉，香冷如兰，这就是玉兰，在它冷清而孤傲的生命中，其实也潜藏着些许温柔。

百科词条里说，玉兰花的花语是友谊长存，自然就明白了校园里为什么要种那么多的玉兰树。仔细看过玉兰开花的人就会明白，这种花很容易氧化，短短十多分钟就会变得枯黄。倘若，有人捧着一株纯白的玉兰送给你，那么，你一定是他眼中纯洁而高贵的挚友与知己。那些纯白的花瓣，如纯洁的友情，在春天的风里，微微荡漾着，散发着淡淡清香，消融着人们心中的寒冬。

说到春天，人们的脑海里便不由想到了桃花。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”

“浮田”让农官直挠头。把秧苗绑在木筏上，随江水涨落自动灌溉，这疯子的点子居然亩产多收三成。如今洪湖的渔民还在用类似的“漂田”，他们管这叫“东坡法”——虽然大多数人不知道东坡是谁。

岭南瘴气最重的时节，苏轼在竹筒里塞满橘瓣。惠州府衙的差役查私酿时，他晃着竹筒狡辩：“这是止痛的药引子。”后来华南理工实验室培养出竹筒橘瓣里的菌群，负责人老陈咂摸着嘴：“这益生菌活性，比咱们的酸奶强多了。”

儋州的椰林茅屋里，苏轼用槟榔汁对墨写药方。章惇的儿子得了怪病，消息传来时，他正嚼着槟榔给黎族孩童讲《楚辞》。信使等着回信，只见他蘸着汁液写下：“取车前子三钱，晨露煎服。”全然忘了收信人父亲的贬谪令。

岭南瘴气最重的时节，苏轼在竹筒里塞满橘瓣。惠州府衙的差役查私酿时，他晃着竹筒狡辩：“这是止痛的药引子。”后来华南理工实验室培养出竹筒橘瓣里的菌群，负责人老陈咂摸着嘴：“这益生菌活性，比咱们的酸奶强多了。”

儋州的椰林茅屋里，苏轼用槟榔汁对墨写药方。章惇的儿子得了怪病，消息传来时，他正嚼着槟榔给黎族孩童讲《楚辞》。信使等着回信，只见他蘸着汁液写下：“取车前子三钱，晨露煎服。”全然忘了收信人父亲的贬谪令。

四季回音

春读茶中诗

□ 陈之昌

倾覆怀中……”饮茶读书，强记久远，这里素产名茶，有黄山毛峰、太平猴魁，茶文化底蕴幽远。

至于我为什么爱喝茶？是年轻时读过“茶里乾坤大，壶中日月长”的句子？当然不是。鲁迅先生说过，有好茶喝，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！随着年岁增长，知道与茶有关的人和事愈发地多起来，喝茶和想茶的时间和地点也多了起来，烟不抽，酒不喝，却偏偏染上了茶瘾，渐渐地成了“茶”君子。

夜深人静的春夜，我走进不朽的《茶经》，我认识了心静如佛的茶圣陆羽。他不在宦海仕途中沉浮，逍遥在茶香书海之间，风流千古。曾几何时，我在《茶经》里尽情遨游，寻觅着一茶树一世界，一茶叶一菩萨的意境。

如果说陆羽为世上爱茶爱到雅致之极的须眉，词坛大家李清照就是饮茶读书最有趣的巾帼了。这位温婉的女词人在《金石录后序》中记叙了一段饮茶读书的趣事：“余性强记，每饭罢，坐归来堂烹茶，指堆积书史，言某事在某书卷第几页第几行，以中否角胜负，为饮茶先后，中即举杯大笑，至茶

读着苏东坡的佳句，眼前却又浮现郭沫若品尝湖南高桥银峰时的情形。郭先生喝罢茶，漫过墨

《诗经》中的句子，依稀在耳畔涤荡着……三月春风吹拂大地，十里花开，桃花笑了一棵树。粉的粉，白的白，红的红，枝头上，一朵朵地压弯了腰。在我老家东边不远就是一片桃林，桃树是野生的毛桃树，结的果子很小，吃起来也涩口。不过，每年开花的时候的确很好看，像是一场盛大的告白，是桃花对春天的告白。

最不能忽视的，那一定是春草。花开当然美丽，细小的野草难道就不能有自己的春天？在花木争春的季节，它们是活得很潇洒的。一株草的使命，就是努力生长。它们并不羡慕花开，而是甘愿做绿叶的事业，一生默默无闻。凛冬雪落时，它们已然向着春天出发了。当草坪上露出一点点翠绿，那正是属于小草们生机盎然的象征。人们迎来又一轮的自然更替，年年春来草自青，在最艰苦的时间段扎根，在生发的季节里蓬勃，倔强又执着。

看着阳台上那盆重生的绿植在阳光下闪烁着微微光泽，新抽的嫩芽正缓缓地汲取力量。原来春天从来不会真正离去，它只是化作了不同的形态在轮回：当白玉兰花在暮色中凋谢成诗，便有绿芽在晨光中生长为序；当山上的桃花褪去粉白的盛装，迎春花又点着了金色的灯笼。春天的风和煦吹来，我听见所有凋零在泥土深处的窃窃私语——今朝春岁雪化时，谁家新绿上枝头！

春天不会辜负一朵花开，春天和花都会如期而至。那些艰苦的日子总会过去，会化作我们人生中的养料，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美的花开。

苏州博物馆的紫藤架下，管理员小周发现个秘密。每年谷雨前后，阳光穿过藤蔓的光斑，正好能拼出《洞庭春色赋》里的“物与我皆无尽藏”。设计院的高材生们用计算机模拟了半个月，他们蹲在石凳上嘿嘿笑：“苏老头千年前就玩全息投影了。”

老张退休前最后一次巡馆，在宋代陶灶展柜前站了很久。玻璃上映着游客们举手机拍照的光点，恍惚间像是元丰三年的火星子。他摸摸陶片碎屑，突然明白东坡先生说的“回首向来萧瑟处”，原是要在时光里慢慢炖出味道。

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的文创店里，“东坡减压盲盒”成为爆款。打开是陶土微灶、迷你酒具，陶土小灶能真的煮肉，迷你酒壶倒出的却是奶茶，年轻人用这种方式触摸千年前的生存智慧。有姑娘拆出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的便签，转头就辞了朝九晚五的工作去开私房菜馆——她说灶台点火时，听见有人念“火候足时他自美”。而那块检测出猪肉蛋白的陶灶残片，正在恒温展柜里沉默如初——它见证的不仅是宋代文人的命运沉浮，更是指引现代人穿越精神荒原的永恒星光。

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的文创店里，“东坡减压盲盒”成为爆款。打开是陶土微灶、迷你酒具，陶土小灶能真的煮肉，迷你酒壶倒出的却是奶茶，年轻人用这种方式触摸千年前的生存智慧。有姑娘拆出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的便签，转头就辞了朝九晚五的工作去开私房菜馆——她说灶台点火时，听见有人念“火候足时他自美”。而那块检测出猪肉蛋白的陶灶残片，正在恒温展柜里沉默如初——它见证的不仅是宋代文人的命运沉浮，更是指引现代人穿越精神荒原的永恒星光。

日头攀上灰瓦屋檐时，早市开始收摊。菜贩们把剩下的芹菜扎成小束，送给相熟的主顾；卖花的阿婆把未售完的栀子分给邻摊。青石板上留下几片茶叶、几粒虾壳，和空气里浮动的，比晨光更暖的人情。

这早市像块湿润的镇纸，压住被外卖和便利店切割得支离破碎的生活。当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时，这些沾着泥土的菜筐、油渍斑斑的锅灶、此起彼伏的吆喝，依然固执地守护着生活最本真的质地。

不出意外，明日破晓时分，竹扁担挑着的晨曦，还会准时落在潮湿的青石板上。

好诗如醒茶。便又想，诗和茶也许是有相通之处的，要不然写诗的人怎么都爱喝茶呢？和喝茶的人聊聊天，或者是和读诗的人谈谈茶，是一件十分风雅趣事，如果碰上又喝茶又懂诗的人，那简直是人生中一件幸事！

从早市提一篮烟火回家

□ 夏雪军

早市，仿佛是城市脉络里最鲜活的毛细血管，每次接触那些沾着露水的菜筐，带着体温的吆喝，自己也会被烟火气治愈。

早市，是一天活力的起点。天边刚泛起蟹壳青，老城区的街巷还在薄雾里沉睡，临河早市的铁皮顶棚下已经亮起第一串灯泡。运菜的三轮车碾过青石板，竹筐里刚摘的青菜还沾着夜露，活鱼在塑料盆里甩尾，溅起的水珠落在摊主老陈的胶靴上。这座城市的清晨，就在这个节奏里缓缓苏醒。

卖豆腐的张大娘支起案板，整块白玉似的豆腐在晨光里颤巍巍冒着热气。她抄起铜钱厚的竹刀，手腕轻便便切出方方正正的一块，“今早现磨的，豆香还烫嘴呢”。隔壁水产摊的陈伯正给鲫鱼刮鳞，银亮的鳞片雪片般纷飞，沾在他灰白的鬓角上。

大概从七点半开始，人越来越多，耳边各种声音嘈杂，早市进入最鲜活的时刻。卖春笋的农妇把沾着黄泥的笋尖掰开，清甜的汁水溅到围裙上，“你看这断面，露水养出来的”。挑拣番茄的大婶们一边挑一边砍价，笑声惊飞了檐下的麻雀。修鞋匠也赶早儿在角落支起摊子，闲来无事便听收音机里的评弹，很是享受。“老头子你麻利点儿，这一会儿都排上队了！”油锅前系着藏青围裙的李叔翻动漏勺，金黄的油条在沸油里舒展腰肢。上班的年轻人捧着豆浆碗，和晨练归来的老爷子共享一张折叠桌。穿着校服的男孩接过热乎乎、酥脆的油条边走边吃，书包带滑落到肘弯也顾不上提。

人来人往熙熙攘攘，这座早市像棵盘根错节的老榕树，根须深深扎进街坊的生活脉络。它是这个城市的缩影，是最具烟火气、最能打动人的地方。就像书中说的那样：不开心了，去早市看看，只要你驻足打量，就能发现最生动的风景，便没办法在早市里还想着烦恼。

日头攀上灰瓦屋檐时，早市开始收摊。菜贩们把剩下的芹菜扎成小束，送给相熟的主顾；卖花的阿婆把未售完的栀子分给邻摊。青石板上留下几片茶叶、几粒虾壳，和空气里浮动的，比晨光更暖的人情。

这早市像块湿润的镇纸，压住被外卖和便利店切割得支离破碎的生活。当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时，这些沾着泥土的菜筐、油渍斑斑的锅灶、此起彼伏的吆喝，依然固执地守护着生活最本真的质地。

不出意外，明日破晓时分，竹扁担挑着的晨曦，还会准时落在潮湿的青石板上。

好诗如醒茶。便又想，诗和茶也许是有相通之处的，要不然写诗的人怎么都爱喝茶呢？和喝茶的人聊聊天，或者是和读诗的人谈谈茶，是一件十分风雅的趣事，如果碰上又喝茶又懂诗的人，那简直是人生中一件幸事！